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下）

赵省伟 编 侯芙瑶 邱丽君 译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三 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下） 赵省伟 编 侯美瑶 邱丽君 译 三

THE GRAPHIC

AN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

7 JULY 1900

1900年7月7日

THE GRAPHIC

图片报

SATURDAY, N°1597

星期六 第1597期

满族人的疯狂

THE MADNESS OF THE MANC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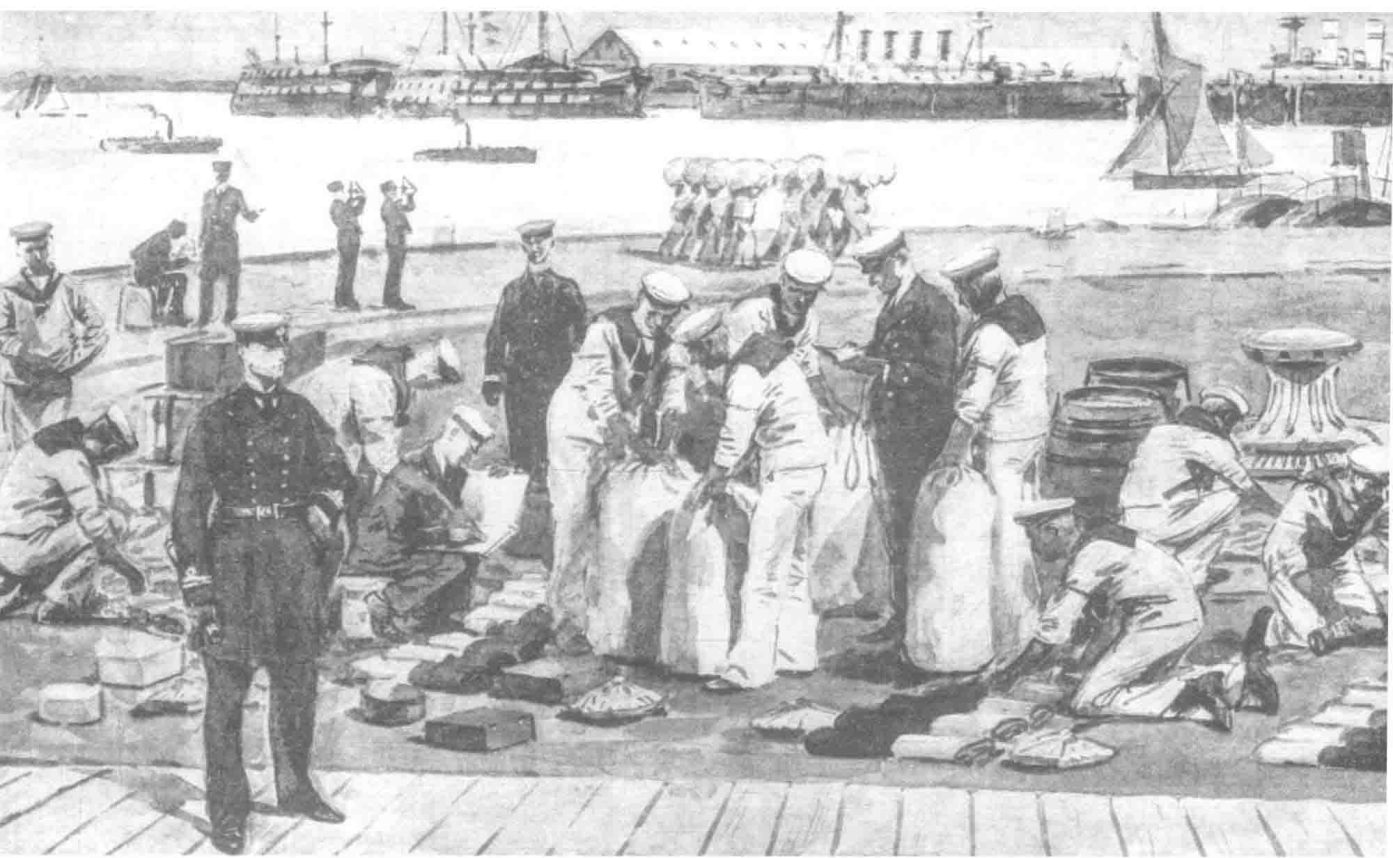
当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形势越来越明朗，不过显然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虽然清朝人的仇洋情绪已经泛滥，但事实上，北京把持国家重权的满洲皇族才是我们当前的大敌。

柯乐洪（Colquhoun）先生在他本周出版的《由陆路去清朝》（*The Overland to China*）一书中提道：满族人自大排外，听不进汉族人的劝告。事实上，正是这些满族权贵将排外情绪散布到全国，而我们却偏颇地指责所有清朝人排外。各省督抚还未表态是否遵从北京的命令，目前仍旧按兵不出。如果我们行动迅速果决，局势应当可以控制，并逐渐恢复正常。总之，欧洲将遭遇黄祸这一说法应是过虑了。如若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大部分清朝人会采取一贯的观望态度，我们就可以趁机攻打名声扫地的满族权贵。我们面临的不是黄祸，而是满族人一时惊慌失措的惶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满族权贵掌握着军政大权，仍然可能在地方上有所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痛击他们，否则，原本困惑恐惧的清朝人便会放弃中立，倒向北京主战派。从清朝军队大批涌入大沽的形势来看，他们显然已经充分察觉这一点。如果大沽之战告捷，我们就无远忧。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妄图效仿满族人入关，拿下整个中国，就会铸成大错。如果满族人只是要保住自己的帝位，同时承诺保证欧洲人的安全、履行条约、政府亲善，那么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只是，要确保解除满族权贵或者至少当前参加暴动之人的武装。可喜的是，汉族人还蒙在鼓里，并不会怨恨我们。

增援远东

REINFORCEMENTS FOR THE FAR EAST

准备启程前往清朝的海军增援部队正在集合，并把行装带上码头。仓库与舰船之间一片忙碌的景象。



临行前在朴茨茅斯港的准备工作。英国皇家画家协会（R. I.）的纳什（J. Nash）根据皇家海军（R. N.）科尔（C. W. Cole）先生的照片绘制

典型的北京街道

A TYPICAL STREET IN PEKING

北京的每条主街都有一条隆起的中心堤道。每天，手推车、驴子、马匹、骆驼川流于两侧。堤道两侧修建有排水沟，专门处理城市的污水、废水。狗和猫是这里唯一的拾荒者。天气暖和的时候，街道上的味道可不怎么好闻。



典型的北京街道。迪金森（F. C. Dickinson）根据照片绘制

义和团运动

THE CRISIS IN CHINA

北京现在的局势还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杀一事已得到证实，人们不禁开始担心其他公使的命运。这一事件的消息五花八门。当天，没带任何护卫的情况下，克林德从公使馆骑马前往总理衙门。路上，他被人拽下马，受了重伤，不久便死了，不过随行的翻译倒逃脱了。事发后，唯一的消息是赫德先生的副签、德国使馆副秘书长带至码头的一封短函。这封内容很简单，请求紧急援助的信并没有带来丝毫宽慰。信中写道，自6月24日星期日起，公使们便被清军围困在英国使馆，情况十分危急，请求火速救援。第二天，又收到另外一封信，信中语气仍然凝重。

牺牲于大沽炮台的皇家海军上尉比尔茨（H. W. H. Beyts）



情势告危

THE SITUATION IS DESPERATE

第一封短笺落款是赫德：

德国使馆副秘书长伯尔根（Herr von Bergen）致欧洲联军总司令：

德国公使馆被围。情势危急。速来。

周日下午四点钟

信息渠道多样，很容易探知当前危局的真实情况。多数使馆被焚毁，幸存的各国公使正带领使馆人员以及联系中断前从海岸派来的警卫小队作殊死搏斗。弹药短缺，食物濒临耗尽，西北甘军重重封锁，清军对克虏伯大炮、转轮手枪和外国人充满仇恨。总而言之，眼下情势十分危急。

太后和荣禄合谋发动政变，使得局势彻底失控。二人本欲出逃，却被困宫中。借助于义和团的力量，端王控制了局面，并且扬言杀光外国人。至上周日，北京城内驻扎着2万清军，还有3万在城外待命，另有3万士兵奉命前往天津。现在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联军将领必须增派人马，马上行动。

公使团

THE DIPLOMATIC CORPS

克林德男爵早已为德国捐躯，目前困守在北京的其他公使分别是：英国公使窦纳乐、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法国公使毕盛、美国公使康格、俄国公使格尔思、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意大利公使萨尔瓦戈·拉吉、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奥匈帝国公使齐干（C. de Wahlborn）男爵、荷兰公使克罗伯。

上周西摩尔将军派遣的援军使得公使们宽慰不少。现在清朝政府命令各国公使24小时内撤离北京。公使们拒绝了这一命令，并且宣称公使馆外面的清军不可靠，要求总理衙门予以特别保护。赫德先生上封来信提道，除了法国、英国、德国使馆，其余的使馆都被摧毁了。

复仇

VENGEANCE

德国公使被杀一事已经悬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当人们以为这件事会不了了之的时候，德国皇帝突然向清方提出索赔交涉。德国皇帝义正词严地强调说，必须立刻为克林德讨回公道，“如此恐怖的罪行，完全是目中无人”，必须予以惩戒，德国的旗帜将会与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飘扬在北京城头。但德国不会孤军作战，而会成为联军的先锋。德国及其盟国相信，日本是化解这场危机的主力。但德国会派遣 1 个陆军师、4 个海军陆战团、16 个炮兵连，共计约 1.5 万人前往清朝战场。

海军司令联合行动

THE ACTION OF THE ADMIRALS

我们得到消息称，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天津的联军企图杀出一条直抵北京的血路，但却损失惨重。英军方面比尔茨上尉阵亡，7 名军官负伤，24 名士兵阵亡，91 名士兵负伤。西摩尔将军经过 7 场英勇的战斗，留下了以上的伤亡数字。第二支援军抵达后，击退了敌人，解救出了西摩尔将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英军封锁了天津，占领了关系城市安危的军火库，并与相隔 51 英里^[1]水路的大沽保持通信。然而，大沽方面的联军正就是否武力占领碉堡一事进行商议，其中有一些人主张放弃攻击。相左的意见令布鲁斯司令举棋不定，无法与天津及时保持通信。路易斯·肯普夫司令转述了美国政府的意见，坚决反对进攻，理由是，这将促使原本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态度的清朝人改变态度，转而与之结盟。

增援的前景

THE PROSPECTS OF RELIEF

标题讲的是赫德先生急盼的援军。赫德先生不是一个危机论者。他最了解清朝，但他的来信却仍使得大家忧心忡忡，倘若清方能竭尽所能压制事态，恐怖的悲剧将不会在

[1] 1 英里约等于 1.61 公里。——译者注

城镇上演。上周末，援军已达 1.3 万人，后又增至 1.6 万人，但清方也采取了相应行动。大批清军涌入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时，他们还对天津实施狂轰滥炸。虽然天津的租界目前还没有被攻陷的危险，但最终能否守住还是个未知数，更不用说主动展开攻击了。这就是当下的现实。

日本出兵

ADVANCE JAPAN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惨败的清朝政府火速调整战略，推进精兵强军政策，试图建立起一支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不过，目前义和团运动的棘手之处在于，虽说必须要进行强势的反击，但这一实际部署需要联军协同作战。而当下，联军内部派系林立，彼此猜忌，无法团结一致，协同行动。这正是当下的症结所在。俄方目前能够增援的军队已经全部抵达，新的援军还要等些时日。虽说可以从印度调来大量的军队，但眼下我方同样可以派上用场的军队并不多，因此，我们还是希望日方短期内能够派来大批援军。只是，日本的援军为什么现在还未渡过黄海呢？

当前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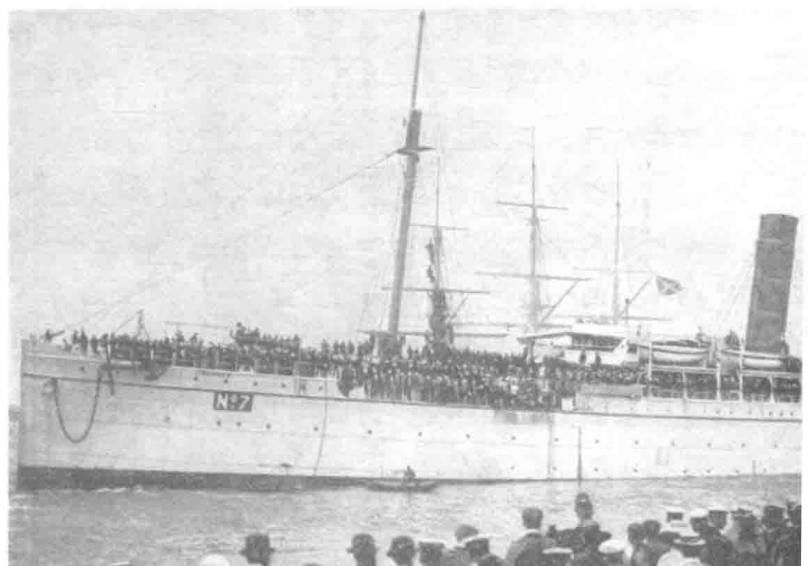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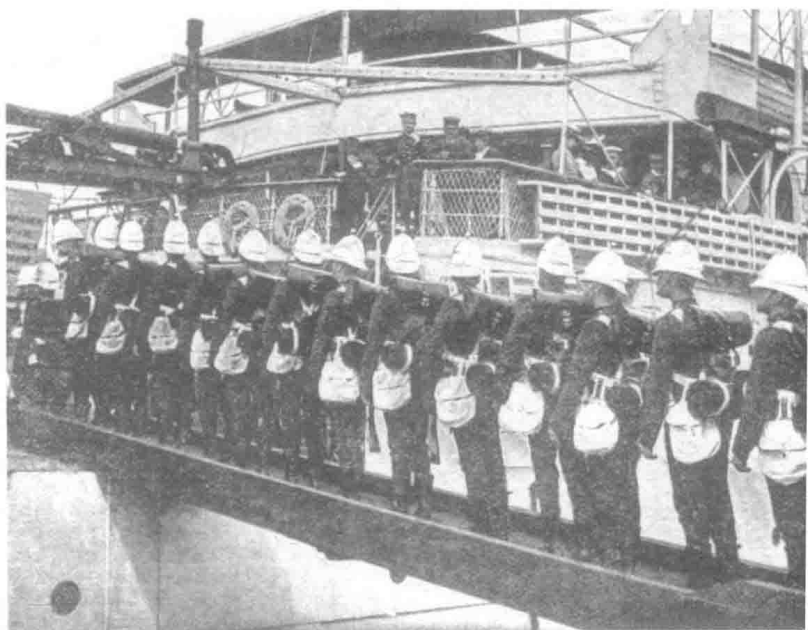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当前局势乌云密布。清朝政府中无疑存在坚定的反战派，他们指责协助义和团的清军是叛军。事发才十一个时辰，局势尚可挽回，不过，反战派却无意主张清朝政府彻底放弃武力。接连发生的事件一再说明“战事易起，势发难收”。荣禄的说法是，他确实力图保护欧洲公使及公使馆，但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在（6月）20日开始执掌政权，自己失去了权力，无法调动士兵。荣禄还说，端王不仅下令攻击北京的外国人，还传令各地督抚，让他们将外国人赶进海里。不过，长江一带以及南方的督抚拒绝服从命令，还与当地的外国人联合起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无论李鸿章真正的想法如何，他也和南方的督抚一样，一再表示将竭尽所能保护辖区内外国人的安全。不过北方发生的任何灾难都会对南方造成深远影响，毫无疑问，整个清朝都将动荡不安。

朴茨茅斯港增援行动：目标清朝

MORE EMBARKATIONS AT PORTSMOUTH: FOR CHINA THIS TIME

周六，“雅伦卡（Jelunga）7”号运输船载着援兵驶离朴茨茅斯港，接替前期在清朝港口登陆执行任务的士兵。物资来自朴茨茅斯港与德文波特，士兵来自各个部队，统一由皇家海军少校卡皮（F. G. Kappey）指挥。这支部队共有400人，其中，皇家海军124人，查塔姆84人，朴茨茅斯84人，皇家海军朴茨茅斯支队108人。史蒂芬·柯立布（Stephen Cribb）拍摄于南海（Southsea）。



上图 | “雅伦卡7”号驶离朴茨茅斯港

下图 | 皇家海军炮兵团登船

北京往事

ABOUT PEKING

一名德国人曾这样评价北京：“初来含泪，临走饮泣。”这句话放在以往再恰当不过了。北京虽说有诸多的缺憾，但仍不失为一座极富东方魅力的古都。

初到这座神奇的东方城市，但见粗陋的街道上进出城市的人群川流不息，沿途景致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驴子在马夫的牵引下，轻快地嗒嗒前行，叮玲悦耳。几队上身赤裸、浑身呈古铜色的苦力大汗淋漓地推着吱嘎作响、装满货物的独轮车。坐在骡车上的官员一副常见的清朝人的漠然神情。信使以漂亮的蒙古骑姿坐在马上，下巴贴近膝盖，高高的马鞍上系着深蓝色的缰绳，铃铛清脆作响，金属马刺个儿大锃亮，淹没在蓬乱粗放的马羽、飘扬飞舞的马鬃与马尾中。一溜儿骆驼踏着轻缓的步伐，蹒跚前行，头驼的摇铃有些沉闷，驼背上的蒙古人睡意蒙眬，就像在家中一样安闲。为我引路的男孩说：“蒙古人日夜都睡在骆驼上！”富人们或乘坐敞亮的骡车，或骑在装饰华贵的骡马上。

旅行者伴随着铃铛的叮当声、驾骡人独特的吆喝声、手推车夫哼唱的小调声，终于来到了北京城。高耸、向两侧延伸的城墙上矗立着九座城楼，俯瞰着前方的平原。日落时分，入城的大道关闭，旅行者将 20 世纪的文明、狂热的过往抛诸身后，一头扎进中世纪。

北京城呈方形，四正四方。每面城墙长 3 英里，各开两扇城门，城门之间、城门与城墙根之间距离相等。一条笔直的大道将相对的两座城门连在一起，北京城因此被分成九区。北京城北部是内城，内城正中高耸的朱墙内是紫禁城，即皇帝的宫殿。南部是外城，散落着商铺、饭馆、戏楼。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体现出整座城市设计之精巧，只是，它已然有些破败了。

写在这儿可以谈论一下北京城内的外国使馆了。除了日本使馆，其余使馆均是中式建筑，在古朴的风韵外，又增添了几分异域风采。各国使馆都集中在一起，其中，英国使馆规模最大。使馆四周建有围墙，中式大门坚实厚重。俄、英、法使馆内还建有教堂和医务室。北京的街道上没有路灯，天黑之后，大多数清朝人都选择闭门不出。顺天府尹每月都例行巡视时街道上才会点灯。届时，道路两侧每隔一段，就会挂起一盏古雅精致的羊油灯笼。没有月亮的晚上，北京城内漆黑一片，即便提着一盏灯笼，

也有可能碰到身患麻风病的乞丐、粪坑和流浪狗。

北京的市井生活丰富多彩，但却没有下水道。夏天，城内尘土飞扬，人们总爱将废水泼在路面上降尘，这么做还不如不理睬它。除却庙宇与皇宫之外，其余建筑都是平房。商铺白天开门营业，栅格窗坚固结实，夜间关闭。傍晚时分，可以瞥见铺主和几个朋友抽着烟斗，围坐在桌前。

在过去的岁月里，法俄同盟条约^[1]签订前，各国公使推举英国为首，氛围和谐友好，就像一家人一样，只有俄国和日本担心其与清朝的外交关系。各国与清朝的交往只限于各国公使与总理衙门官员之间的公务往来。最重要的应该是新年互访了。元旦当天，总理衙门大臣集体到访使馆，送上节日的祝福。春节的时候，外国公使也会前往总理衙门回拜。每到这个时候，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就会挨个拜访各国使馆，每到一处，均受到热情的接待，享受主人慷慨奉上的美酒与糕点。一直走到最后一个使馆，他们全都神色和悦，不见天朝上国平日的凝重。

由于租界没有突发事件，又没有办法和清朝官员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俄日两国以外的各国公使便吮吸着北京清新怡人的空气，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球类、野餐、赛事、晚宴、牌桌。天热时，大家会去13英里外的山间消暑。在枝叶荫蔽的峡谷、古韵幽逸的佛祠、风吟细语的松林、寺鸽清唱的天空、潺潺流淌的小溪度过悠悠的夏日。直通海边城镇北戴河和芝罘^[2]的铁路建成后，这片风景宜人的胜地大部分便荒废了。但法俄订立军事同盟之后，最大的变化发生于北京公使团内部。敌对与斗争取代了传统的外交方式，英国虽然还保留着其社交方面的领导地位，但却失去了其在外交方面的领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俄国公使喀希尼及其继任者巴布罗福。

之后的日子里，中外之间的友好交往越发稀少，外国使馆间的敌对愈发明显，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交生活，未来究竟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测。但是，肯定会有很多人——就像怀念快乐的青春岁月一样——怀念起这座最具东方特色的城市中的悠闲时光。而在清朝，新的秩序正在酝酿，公使们未来的任务注定不会轻松。北京将会卷入激烈的暴动中去，古老的宝塔、历经数百年不曾变化的旧城墙将见证使馆内的“洋鬼子”闯入紫禁城。之后呢？便无人知晓了！

柯乐洪

[1] 1892年，法国和俄国为对抗三国同盟，秘密建立军事同盟。——译者注

[2] 今烟台。——译者注

《由陆路去清朝》

THE OVERLAND TO CHINA

当下，清朝已成为世界的焦点。为解决“黄祸”危机，欧洲各国、美国以及日本正在携起手来对付清朝这个世界第三大帝国。在此背景下，柯乐洪的这本著作来得非常及时。

作者对清朝的了解可以说是无人可及。最近二十年来，他游遍了清朝的大江南北，并实地考察了其西南部及与印度接壤地区。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他曾参加过法国在越南北部的行动，并于1896至1897年间细致观察了处在政治和经济变革中的北京。

谈到正在建设的沟通波罗的海与中国海的西伯利亚铁路时，他说道：

“俄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宏大工程所给予的热情并非空穴来风。达·伽马开辟了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线，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们的壮举至今无人超越。这条跨越国界的铁路工程将不仅限于工商及战略用途，还会引发远东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巨变。”

因此，作者决定1898至1899年再次踏上旅程，就清朝及其现状做一次深入的考察。先造访西伯利亚，然后从北方边境进入清朝，一直向南游历。路线基本如下：从欧洲东部的俄国地区出发，抵达贝加尔湖，穿过蒙古东部抵达北京。然后，沿长江溯流而上，直至航道末端。再经由贵州及云南南下至红河，完成这次旅行。

这次旅途长约7000英里，主要走陆路，期间变换了多种交通工具：火车、四轮马车、骆驼、驼车、骡背椅、清朝当地渔船、矮鞍马、骡子、轿子。这次耗时七个月的旅行检验了铁路带来的成果——欧亚的距离正在缩短。不久的将来，铁路建成后，从欧洲经北京前往中亚只需要15天。另外，当前水路航行成本高，轮船公司开出的高价阻碍了欧洲征服远东的进程。成本相对较低的陆路旅行为成千上万的“洋鬼子”涌入清朝创造了条件。

作者指出：“目前，乘邮轮前往清朝中部海岸（如上海）需要花费70多两白银，而走陆路只需花费不到一半的钱，具体金额如下：伦敦到俄国的特快列车票价7英镑、俄国到旅顺的普通列车票价11英镑10先令、餐费及其他费用8英镑、从旅顺到上海的轮船票价6英镑，总计大约是32英镑。”

这本书作为旅行札记价值不菲。作者对清朝当前形势和未来走向所做的深刻剖析对

于对清朝事务缺乏热情和兴趣、态度犹疑的英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警示作用，对于想要扩大在清朝势力范围的欧洲各国来说更加可贵。

这本书充分描述了近些年西伯利亚地区的进步与变迁、人口的增加、商业运输设施的革新以及生产的极大繁荣，也给英国这个商业帝国带来了不少警示：

西伯利亚正在进入崭新的时代，畅通无阻的通信、便宜的市场，诸多优势会将西伯利亚塑造成商业王国，其发展前景不容小觑。

世界五分之一的国土正在漫漫长夜中苏醒，世界格局必将重组。新的角逐者将在20世纪登上世界的舞台，英国怎能对此毫无察觉！

在有关满族的章节里作者提道，大部分清朝知识分子与官员对俄国的真实意图并非没有察觉。俄国这次所谓的“保护”，实质上是渗透，一种正在发生的、长久的、缓慢的渗透。

俄国在崛起过程中拥有一个明确而直白的目标：将清朝变成她阳光灿烂的南方。“清朝就是我们的印度。”一位俄国高官曾坦率地说道，相信这也是他莫斯科同僚的理想。

由此看来，俄国占领满洲的真实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多好的跳板！”西伯利亚的德国军官深吸了一口气。

在书的最后一章，柯乐洪对这次旅行的考察成果进行了整理，列举了各国在清朝的利益分割情况并对此给予评价，他写道：

“所有省份，尤其是长江流域，起义正在酝酿，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清朝政府只是在表面上维持正常运转，内部已经蕴含着危机，所以当外国人入侵时，只能缴械投降……外国势力已遍布大江南北并且扎根，扩张只是时间问题。大规模的起义声势渐隆，若无威慑，早晚会占地为王。”

作者谴责了甲午战争后大英帝国对华战略上的犹疑：“在清朝，抢夺与退让正在发生。曾经，清朝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禁止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割占土地，并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当其他国家开始割占土地时，英国也效仿了；自由贸易政策虽有远见，但若施行，需征得多方同意，现已被否决，再之后，各国代表也没制订出其他缜密详实的方案。长江流域的英国租界也没有保护我方利益的相应政策。”如柯乐洪所说，似乎当前的局势是这样的，英方已与清朝缔结不平等条约，其中的条款成为英国侵占清朝土地的合法借口，但这些凭证只是法律条文，若要发挥实际的效用必须依靠行动，甚至武力。

在后面的部分，作者又谈起了可以联合的日本：

“说到日本，越来越肯定的是，各国在清朝势力范围扩张的角逐中，英国对自己的实力并不自信，行动犹疑。其他国家认为曾经的海上霸主实力正在衰退。当前的军事强国是俄国和德国，双方企图争夺海上霸权，日本则竭力扩军，争取跻身海上强国，而英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既未精兵强军，也未增扩海防。”

当前英国和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德国可能在暗中支持俄法两国，怎样通过外交及军事手段抵制俄法两国政策的推行。作者一再敦促美国做好准备。书的末尾，他说：

“显而易见，接下来会是一段紧张而激烈的时期，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爆发的斗争。因此，英国与美国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制订一项行动计划。”

这本书并不是柯乐洪首部以清朝为主题的作品。多年来，他致力于远东问题的研究并对其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如果英国还欲在清朝维持其地位、势力和贸易，就应该读读他所写的忠告和建议。

14 JULY 1900 ◆

1900年7月14日

THE GRAPHIC

图片报

◆ SATURDAY, N°1598

星期六 第1598期

清朝的觉醒

THE AWAKENING OF CHINA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清朝当前的政治危机如何解决，但是，只要对前面几周的事件有所思索的观察者都认同一点：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范围空前、即将席卷远东的狂风骤雨。清朝这位巨人最终选择了奋起，只是，这种奋起的方式并不如曾纪泽侯爵许诺的那么理想。连那些极度热爱清朝的人都未曾料到，一场阿提拉式的噩梦即将降临在欧洲人身上。

过去几周，清朝军民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爱国热情以及斩杀敌寇的雄心壮志，既在我们意料之内，又极大地震撼了我们。幸运的是，起事的规模与范围有限，足以警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不然，过不了多久，连锁反应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目前唯一有效的策略是分裂清朝。如果把整个清朝版图分割划分给欧洲各国，未来就会十分安全，来自清朝的威胁也将不复存在。可惜，欧洲各国还没准备就绪。各国之间的嫉妒和猜疑，加上国内也时常出现各种问题，各国根本无暇考虑分而治之这一具体办法。

其他策略呢？只有一个，在清朝扶植精明强干的君主，控制臣民的情感倾向，让他们认真履行条约。这能最终解决远东问题吗？结论非常值得怀疑。查理斯·皮尔森（Charles Pearson）前些年曾经说过，如果出现一位杰出的君主，清朝势必会强大起来，届时势必会为世界历史开启崭新而传奇的篇章。目前，欧洲在清朝的主要任务是将西方文明传至千家万户，并在这一文明与信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这使得清朝民间怨声载道。我们期待着世界政治舞台上诞生一支崭新而强大的力量，不过这一前景并不乐观。查理斯·皮尔森曾预言，终有一天，清朝会向世界证明，它具有远比欧洲各国更强大的征服世界的的能力。那一天或许还很遥远，但如今白河上演的种种悲剧，或许表明恐怖的黎明已然来袭。

从比勒陀利亚到北京

FROM PRETORIA TO PEKING

从比勒陀利亚至北京，战争的号角遥相呼应。截至上周，二者的形势还不明朗。如今，虽说并未向清朝与德兰士瓦宣战，但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已经爆发了。欧洲各国已经攻入北京，并不遗余力地将强劲的触手伸至清朝各地。这样做一是为了解救困在北京的各国公使，二是恢复首都的政治秩序。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各国使馆的命运。

整个欧洲都绷起了一根弦，时而欢欣鼓舞，时而忧愁满腹。这一焦灼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本月7日，布鲁斯将军从大沽发来一封电报，使得欢乐与希望又占据了上风。电报声称，掌握北京军权的庆王与受到义和团支持的端王不和，庆王乐意保护外国使馆。从上海发来的另一封电报称，上月30日太后已经重掌政权，并任命荣禄为辅政大臣。上周还有消息称，太后已被端王逼迫着和皇帝一起自杀了。

由此可见，上周有关北京的大部分传闻失实夸张，自相矛盾。一封6月24日来自北京的消息称，除了四座使馆幸存，其他使馆均被摧毁。几天后，幸存的使馆减为两座，其中便包括英国使馆。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侯爵曾警告清朝驻伦敦公使，“如果欧洲各国公使或其他外国人受到伤害，北京政府需要为此负责”。恐怕端王和义和团并没有把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话放在心上，反而试图彻底消灭北京城内的所有“洋鬼子”。

做好最坏的打算

PREPARE HEAR WORST

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简短而冰冷地写着“做好最坏的打算”，似乎希望已经很渺茫。同时还有信使送来的窦纳乐先生的信函，证实了德国公使的死亡以及英国使馆遭到的袭击。虽然南方省份的总督立场坚定，拒绝服从慈禧的命令，但暴乱已经在北方持续扩散，山东的形势尤为凶险；而在东北地区南部，暴徒肆意横行，摧毁煤矿、铁路、电报设施，并切断了俄国占据的旅顺港与北方的通信。驻上海的领事给本国政府发报指出，当前的